

## 沐沐的岛

■陈美者

陈美者，闽籍，1983年生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。小说、散文见《散文》《上海文学》《山花》《雨花》《大家》《青年文学》等。出版有长篇小说《活色》《严复》。曾获福建省第十届百花文艺奖三等奖等。



将孩子送上去参加夏令营的航班后，我直接从机场开车去了崂山岛。

这是我第三次来崂山岛，找沐沐。沐沐曾穷游浪荡好几年，最后落脚在崂山岛，在岛上开一家“鱼鸟客栈”，旺季带客人出海捕鱼捡贝壳，淡季卖海鲜干货蜂蜜。当然，时不时还是会出去穷游浪荡。

第一次来崂山岛，是与几位诗人同行。那时我还没结婚，两眼放光地听喝醉的岛民讲那些海盜、藏宝图一类的事情。第二次来，孩子新生，我是尚未变形的年轻妈妈。每到酷热夏季，或生活变得难以忍受时，我都渴望来崂山岛，但事实是这么多年过去，我总共只来了三次。

我把车停在码头，坐半小时轮渡，肩背手拎，满头满脸烈日火气地走进“鱼鸟客栈”，看到沐沐正在泡茶。他一边泡茶一边说：“来啦？”

“来啦！”我回道。

我环顾民宿四周，对它的变化并不惊讶。我每天都在看沐沐的朋友圈：捡回一根沉船木，收养一只断尾的老蜥蜴，帮岛民卖土蜂蜜。他有只老

猫也叫沐沐，生下第七只小猫就叫七沐。如今，七沐都已生了好多只小猫。

我没有坐下喝茶，而是站在窗口向外看：多肉、米竹、盆景，甚至还有一只羊。我转身对沐沐说：“我先看看你都添了哪些家当。”

“家当嘛，都是捡的……最重要的是，添了一位姑娘。”沐沐说着，向我递茶。

我这才注意到旁边的姑娘。她穿吊带连衣裙，沉默地坐在不远的书桌边，此前我一直以为她是这里的住客。那姑娘把头全部往后梳，露出光洁的额头，头发是完全没有染过的乌黑色，笑起来是那种鸟飞翔于空中、海浪轻轻拍来的感觉，自然而干净。我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位名叫韩运的姑娘。

韩运两年前来崂山岛旅行，然后就留下了。这么好的姑娘，几乎也算是沐沐“捡”来的。我开始有点怀疑，人生最好的东西是不是都不能强求，只能靠“捡”？

沐沐对韩运说：“这是美者。美者是作家，我们这儿还有她的书呢。”

我朝韩运身后那叠乱堆着的书瞟了一眼，尴尬地笑笑，说：“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。”那是我几年前的书。当时还跟沐沐约好要一起结伴旅游，后来出了岛，回到现实生活中才发现，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。

“在岛上真幸福啊，你都没什么变化。”我喝了一口沐沐的福鼎白茶，说道。其实我还是看出了他的些许变化，黑了点、忙了点、严肃了点。不过相比于我认识的其他人，已经很好了。

“在岛上，有的是自己的时间。我还是觉得，一个人怎样度过自己的时间，是最重要的。”沐沐说着站起身，戴上斗笠准备出门。他要去码头迎接一个旅游团，下午还得带他们出海。

入住后已是黄昏，岛上天黑得迟，四周仍有余辉照耀。像是额外多出一些光阴，我借走沐沐的摩托车，骑上环岛公路。崂山岛山好海也好，天空倒映在海上，青绿缎面一般铺开开来。我骑着摩托车，抬头有蓝天，脚下有碧海，一路树木翠绿、野花星星点点，凉风拂面而来。在海风中穿行，我仿佛一下抛却了年龄与经历，像极了年轻时单纯快乐的样子。

天完全黑下来时，沐沐打电话叫我回去吃晚饭。晚饭是在“鱼鸟客栈”的大院子里吃的，同桌的还有上海来的六位朋友，两对父母各带一个孩子。他们其乐融融，吃掉一盘又一盘的崂山青蟹、硬壳甜虾和灯捕鱿鱼。饭后，大人们听沐沐的建议，散步去看星星，孩子们则和沐沐一起做生态鱼缸。他们兴冲冲地在玻璃瓶里铺上细沙、贝壳，放好米竹、三叶草、枯木，最后再放进一小只热带鱼。装着星光的鱼缸做成了，好看，没有辜负这样的海岛之夜。

我无所事事，坐在院子里看七沐的孩子们举着小爪子互相抓挠，看得久了，竟也看出意思来。那些小猫但凡输了，就钻回七沐怀里，七沐则安安静静地趴着，目光柔和，包容所有的孩子。其中有一只长得特别好看，小小身子，白得像一朵云，妙的是还有几道黑，添了几分狂野气息。它那双眼

睛，像是一个在森林中长大的少女的眼睛。

“这是小七沐，已经被一个朋友收养，过两天就上岛来接。”沐沐走过去拿贝壳的时候，抽空对我说道。

“这也算是好事吧，孩子长大都要远走高飞的。”我悄声对七沐说道。它还是微眯着眼，不知道有没有听到我的话。

这时沐沐又走回来，打断了两对母亲的交流。他问我明天要不要和上海的客人一起出海，可以分摊费用。我说不要，我想自己去看天湖和草甸。

我没法向沐沐解释，崂山岛的天湖和草甸于我而言，带有某种隐喻意味。我暗想，人世飘摇变幻，但只要天湖和草甸还美如当年梦境，那就是最后的欣慰，所以我是一定要去看。

沐沐好像有点失落，又问我要不要喝酒。在海岛上喝啤酒，多么惬意啊，我曾与诗人们人手拎一瓶酒，在璀璨星空下沿环岛公路漫步，诗句与笑声几乎惊动月亮。如今啤酒涨价，一罐15元；骑摩托车是半天100元，岛上油费贵。最后我也没有喝酒，因为已经到夜里10点，对我来说，已经没有什么能够比睡眠更重要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孤身一人去了草甸。草甸还是那个草甸，但有点不一样，不像梦境中那般宽阔连绵、云雾缭绕。炽热阳光下，草完全是现实中的草，因为长得过长而耷拉着。几匹白色、黑色、灰色、棕色的马，都低着头在努力喂饱自己。这些野马日复一日吃草和发呆，直吃得两眼发绿、脊背拱起，已经活成一群羊，连嘶鸣都很难发出。草甸的坡小而陡，实在无法供它们纵横驰骋。

我小心地穿过草丛，在离马群很近的地方抱膝坐下，看着眼前的它们，放出自己心中的马群。我想起一些曾经写过的句子：“我要让你慢慢地散发出光辉。”一如这草甸美而空荡。我像马吃草一样细细咀嚼这些句子——我该如何以自己的光辉，超越平凡的生活，照耀周围的世界？

没等我想明白答案，天就快黑了，我只好起身

下山。我知道时间就这样消失了，许多东西也都在时间中消失了。

离岛那天凌晨，沐沐在微信上叫我去看日出，他骑摩托车载我。他一边骑一边跟我说，看日出很讲究的，地点要随时间变化不断移动，夏季就要去月亮湾看。凌晨的风凉飕飕的，岛上的树木都变成失真的墨绿色。海面上停泊的渔船还闪烁着灯火，是那种会让人心底一软的亮光。

从摩托车上下下来后，沐沐掏出捡来的两块岩石当手机支架，准备好拍视频。然后他和我一样双手插兜，等待日出。

“一个人的岛和两个人的岛有什么区别？”我忽然问他。

“一个人要更自在。”沐沐转头看着我，像在以啤酒与我碰杯。

“遇到一个灵魂相契的人，就是你人生的光啊。”我认真说道。

“是的，韩运很好。等忙完这阵，我们就准备继续出门流浪。”沐沐停顿了一下后，接着问我，“那你呢？什么时候再来崂山岛？”

“等下次孩子放假就一起带来……等他以后长大，我就有更多时间了。”

我们都没有再说话，认真地等待日出。我惊讶地发现，云层在每个时刻都不一样，简直是变化万千、色彩斑斓。太阳在突破云层形成气象之前，原来要经历这么多挣扎与幻彩啊。

“一旦日出，一切就会变得纯净。”沐沐说。

我亲眼目睹太阳一下冲破云层，冉冉升起，幻彩瞬间消失。这就是日出啊！天空是亮白的，云朵是亮白的，太阳以纯净的光辉和无尽的时间来拥抱芸芸众生。我们默默地看着这景象，良久不语。

沐沐用摩托车载我回去。风没有来时那么冰凉，树木焕发出青绿生机，万物皆沐浴在伟大的日光中。沐沐指着远方海边一座废弃的碉堡说，他将来要把那里改造成一个书店。

“那要留一排放我的书。书店的名字，就叫‘沐沐的岛’吧！”我伸展双臂，迎着壮阔山海喊道。

## 路的尽头

她在路上走着  
像只母兽那样  
穿过一排排闪着金属光泽的汽车  
往洞穴的方向走去  
冷空气无处不在  
亲吻着她遇到的一切  
使之变得冰凉  
栎树在抖着叶子  
地面上积了厚厚一层  
枯萎堵塞着人们的眼睛  
然后是想法

路的尽头有一个孩子  
在摆弄着手里的玩具  
不时倾听着来自门外的动静  
他在等待她走进来  
将手中的蔬菜、水果和鱼放下来  
等待地看他一眼  
然后端起热腾腾的汤锅  
等待他们围桌而坐  
笑着，说着什么  
空气一点点解冻并流动起来  
然后是他们的心

■熊曼



## 云游僧

■周婉京

周婉京，1990年生于北京。曾任美国布朗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，现任教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。文学作品散见于《收获》《人民文学》《山花》《小说界》《十月》《花城》《芙蓉》等文学刊物。曾获Page One文学奖首奖、山花文学奖新人奖、香港青年文学奖等。

拂晓不久，沙门空海独自上路。

贞元廿年岁末，空海已经去过一次青龙山了。当时与他同行的是志明、谈胜二位法师。一路上三人为伴，间或看着山林，间或凝视曲江，吹奏一首和歌的曲调，哼唱的却是唐人的名句，“少陵野老吞声哭，春日潜行曲江曲”。不是春日，胜似春日。志明曲子吹得好，谈胜唱得更好，空海手持竹杖敲着鼓点，配合着打出极其轻微的——“笃、笃、笃”。

沿着一条神秘的山径，走入一处阴暗潮湿的谷地。脚下的小路坑洼不平，不断向下延伸。滑溜的栈道上青苔密布，弥漫着近海渔货那样重的腥味，好像是什么千年大口吐的家。空海看到一处沼泽前有几个石灯笼，环湖围成一个半圆。他低头寻摸，里头嵌摆着一尊白檀木雕佛龕。打开以后，中龕主尊为坐佛，左右各为半跏菩萨，每龕主尊周围雕出菩萨、天人、力士、比丘等二十有余。他对着主尊的坐佛看了很久，那佛像身穿通肩袈裟，右手施无畏印，结跏趺坐于八叶莲台之上。他想起自己五六岁时，也常梦见自己坐于八瓣莲花之中，与诸佛共语，于是摊开带去的袈裟布，包起坐佛，快步沿原来的小径折回。但就在他离开谷地，眼前一片明亮的那瞬间，一跨步，空海就发现自己不知怎地动弹不得，连眼珠也不能动，只剩下一个托钵的手势。耳畔响起同伴的声音，是在呼喊他的名字。

空海是云游僧。贞观年间，四夷诸国派遣大批使者入唐，使团中也有僧侣。鼓篋而升讲筵者，济济洋洋，代代不绝。到了空海这一代，已是日本第十八次派出遣唐僧。船队出海以后，半个月不到便遇上台风，长长的夜里雨声不歇。一卷经书打船前漂过，空海敏捷地伸出胳膊将它截住，慢慢引导它到船边。手快速一探，抓住书脊一提，却被身后的风浪击中，落水。台风过后，空海被一条福州渔船搭救。在摇晃的渔船上，他醒了又睡，睡了又醒，梦里犹记得自己名叫空海。

醒了之后上岸，已经是三十四天后的事情了。他蹲在岸边，手持念珠，用一根竹竿拉回被潮汐冲上来的尸体。细细数，十八具。他不语，将他们葬在福州金台港的高地上。空海在那根挑回故友的竹竿上凿了十八个凹槽，拄着它走遍陋巷乡野。笃笃笃。声音经长途跋涉自孔窍一一泄出，他伸掌承接，掌心浮起一张张脸，来去的是生命的流转。

那时候水远山长。寺庙常常是依山而建，显密二宗皆有其开山鼻祖。青龙山有青龙寺，青龙寺有和尚惠果大师。第一次上山拜见，空海就吃了闭门羹。他出谷地时动弹不得，醒来后已经在寺门前两棵高大挺直的菩提树下，两腋夹着的袈裟布和里头的佛像都不在了。携同伴行至山门，重叩了三下，空海犹大梦初醒。一重门没开，却被贴着长的芒草堵得死死的，草多到拔不完。跨入二重门之后，再敲，竟是一个垂髫小沙弥来应门。小沙弥听志明、谈胜说话时一声不吭，但对空海例外。语言不通，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名字，但他却能洞悉空海的来意。“你是来找惠果大师的吧？”他说着扯一扯空海的衣服，空海恍若未觉。那孩子继续问：“年轻人，你在寻找什么？”经他一问，空海不由自主地回答：“我……并不是十分清楚。”话未完，觉察有异，沙弥渐渐转向僻处，二重门也跟着关上了。空海急着想伸手去够，却什么也够不着。竹杖敲打关地停住，而他还没有走到三重

门。心下大恸，这才发现刚刚失言了，便在慌忙中喊道：“我的名字叫空海，请为我……引见你们的惠果师傅！”无人再来应答。

再一次上山，空海几乎是循着记忆而来。夜半起身，他擦直腰，吸进一口窗外微凉的风，缓步走出房门。几步出去，就是长安最繁华的朱雀大街。绯红、明黄、绛紫、青绿，一道道浓稠的色彩横刷在摊铺的旗子上，一块块绮丽的色体悬浮在空中。空海遭遇的是中唐，盛世之后的叠叠虚影——那时候的唐朝，依旧是八荒争凑，万国咸通，花光满路，箫鼓喧空。空海在夜晚独行，如梦游华胥之洲。

过东西市，穿酒肆，近处有团扇酥、杏酪、黄桂稠酒的香气，远处有牛马羊的兽味，和曲水回萦的声音。不久也听到鞭炮声，那是平康坊上新开的乐坊，门前人语喧嚷，凑热闹的人传来阵阵哄笑。一转头，空海看到一个着醉妆的女子躲在屋后，解开衣服，露出胸前一片。她从老鸨手里接过一个孩子，默默给他喂奶。后来那女人也发现了空海，悄悄跑到他面前，要他帮忙抱一下孩子。空海不曾拒绝。他捧着孩子，沉甸甸的，结实的，暖的。他看着女人慢慢扣上襟衫。再从他手里接过孩子时，她眼噙泪光，手指重重压了一下空海的手。孩子的重量，同样是笃笃的。他们之间始终未发一语。

那个夜晚格外漫长。步入山林之后，只听见乌鸦的声声干渴。空海有时往高处走，有时往低处走，过了一道又一道楸树垫就的小桥。眼看青龙寺就在眼前，走起来又是一段路。终于爬上一个茅草斜坡，紧依着谷地，空海用竹杖拨开灌木丛，见到了上一回的沼泽地。他沿着沼泽边缘的荒滩缓缓靠近，泥土的软腻让脚步凝重。但他看到了，沼泽地外面空空如也，一个石灯笼也没有。不见惠果。他摸着地



上的落叶尘沙，摸到了小树，摸到了绿叶，摸到了植物发芽。罗汉树下，一丛酷似曼荼罗花的藤蔓凌空升腾，像炊烟冉冉穿过树篷，消遁在逐渐明亮的晨曦中。他仿佛看到生命本身——此起彼伏的，在树的高处隐隐波动。

青龙寺前，空海再次叩门。在门铃的摇晃中，门自行敞开了。三重门里站着的还是上次那个小沙弥，他低眉浅笑，像是一早获知了他的到来，极自然地引他进门。空海抬头看天。穹苍原来盘旋着四只大鹏金翅鸟，落到大殿的正脊上就幻化成了鱼虬、鸱尾、鸱吻、螭吻，那龙头鱼身的螭吻也朝着他露出和小沙弥异曲同工的微笑。他心想，不会又在做梦吧。破瓦颓垣，茅茨不翦，眼前的山寺是树与草围成的一座幽深世界。于是边走边细察，在迈进东塔院之后，猛然发觉院内的枯叶上散着铬黄色的东西。他俯身捡起一片，摊开，却像是一张金剛菩萨的脸……跪在水缸边一照，水中出现的是另外一个人，仔细一看，竟然是他自己。再试，依旧如此。

惠果大师也是在这时候现身的。他戴一顶厚厚的僧帽，很沉默，不高不瘦，轮廓和肤色都颇深，有几分印度和尚的丰神。见到空海，他不慌不忙地放下手中的活，招呼他在殿前的一阶石梯上坐下。他捻须一笑，沉沉地说：

“东方来的年轻人，我已经在这里等候你多时了。”

## 主题词写作——

等待



熊曼，1986年生，湖北蕲春人，现居武汉。曾参加《诗刊》社第34届青春诗会。获第五届扬子江年度青年诗人奖、第四届中国青年诗人奖。出版有诗集《形而上的夜晚》等三部。